

盧

得

集

慮得集引

珮嘗讀史以觀古今之人矣夫所謂  
世家者其必賢宗祖肇積厥德而貽  
後以德斯衣冠蕃衍傳之不窮所謂  
不善之家者戾乎是匪直家也雖國  
亦然匪直數十百年前也雖數十百  
年後亦然匪直吾邦之人也雖九州  
四海之人亦然此古今以德不僭如

此矧德之言得也理得於心也欲理  
之得於心必由乎慮苟能慮焉何德  
之不可得也慮得之所以名集也無  
錫華胄出於南齊孝子寶盛于宗  
元及于我

朝文獻綿、不衰蓋肇積貽後以德者  
歟觀其處已勸家冠婚喪祭無虛  
萬言無一言而非至言無一事而非

常事事之皆可常行而非高遠信乎  
有德者有言也惜其傳世已久板刻  
磨滅而賢子孫重壽諸梓以昭先德  
傳之無窮之微不誣矣夫貞固處士  
公愷作斯集處士曾孫守方重刻  
斯集於戲今世之世族大家其必  
鑒于斯集於是乎引

成化辛丑臘月之吉資政大夫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兼

文淵閣大學士知

制誥 經筵官兼脩

國史 玉牒青齊劉珣書

貞固華先生慮得集序

曩余在鄉里嘗識隆亭大族華彥清氏彥清師  
永嘉陳子貞先生學詩文有稿曰黃楊集刊行于  
省余時幼未及知也余實華出先母於彥清為從  
祖姑則余於彥清為從中表兄弟也余稍長既出  
宦遊湖海間不得相從游晚得歸鄉里而彥清已  
歿一日因造鴻山前屯部貞外楊德彝家數於其  
座上見一士服都布單衣頭戴華陽巾視其動作  
則雍容而詳雅聆其詞旨則博辯而簡要與之論  
議政事商確古今則甚合禮度而中肯綮心竊異  
之私問其誰何於德彝則曰此華彥清仲子公愷

也余因憮然曰鄧林之木必大江海之魚必巨理  
信然也然以余家去公愷所居逾六十里雖加敬  
慕而不得時相會遇既而公愷以病歿又不得與  
執紼心常慙焉後數聞人談公愷當病革嘗召諸  
兄弟子姪從容就別乃索紙筆作詩自述以辭世  
其詞曰身居浮世上心似浮雲閒悟徹從前事道  
遙天地間余聞而益異之公愷歿已二載洪武戊  
寅三月之望其冢子伯諄從軍於茶陵面造余於  
學齋持其父所遺稿凡若干卷曰慮得集拜而請  
曰先父存日以先生相去遠不得日親炙然常語  
某輩必稱道先生名今先父已化去幸有遺稿存

予家願請一言以叙其端庶乎死者不憾於來者  
之不聞也余得而讀之觀其所撰家勸者始則歷  
叙其祖宗創業之艱難次則自述其平生立志之  
勤勵終則戒其子孫之守成皆簡而得其當其治  
家亦有法矣其所編冠婚喪祭之禮一皆法於朱  
子家禮而取其不悖於古而可行於今者為之若  
夫世俗鄙陋之習釋老齋醮之教一皆斥去不用  
非其平生學問之力識理之明者不能也至於治  
田園守禮法不儉不奢不約不恭莫不悉有條理  
故能閒關亂離中不犯怨嫉不觸刑辟卒保家徒  
者良有由也至其所著詩則清新冲淡得詩人性



情其所為文則雅健簡古無沓拖氣習展誦數四  
因自咎曰華彥清氏余中表之賢兄也余既以幼  
稚而不得與相從其子公愷又母族之賢子弟也  
余又以老退而不得與相處生雖識其為人而不  
得面悉其詞理歿而覩其遺稿而不得重見其顏  
面余有負於公愷矣公愷生於大族彥清既能流  
芳於其前而公愷又能繼志於其後華氏父子何  
多賢邪若其所著家勸祭禮習目冠婚儀略治喪  
記要等篇皆有宜於今者固當表而出之以為鄉  
閭法式又非華氏一家所當私秘也仁諄崎嶇戎  
馬間寶藏先稿拳拳不忘而必請叙於余公愷可

謂有子矣。顧余筆札荒陋，不足以發揚幽光，不能無愧於伯諄。然伯諄請堅，故不敢峻却，乃為叙其端以成其志云。

洪武三十一年三月望日前奉議大夫

王府右長史邑人錢仲益序

貞固處士傳

處士諱宗韓字公愷姓華氏貞固其自號也系出南齊孝子寶之後世家無錫隆亭里高祖友聞元時嘗仕有祿始遷居堆陽曾祖璞素不樂仕進執政嘗以官起之辭不受祖銘為都功德使司都事年二十六以病謝事尋卒子家祖母陳氏守志不渝有司上其事朝廷為旌其門曰華婦陳氏貞節之門里曰旌節里鄉人榮之父幼武字彥清號栖碧先生事母以孝行稱經理家業日底蕃盛母鄧氏顧氏俱有婦道處士自幼警敏為父母所鍾愛刻志讀書雖祁寒盛暑不輟尤嗜易學於諸家傳

註靡不畢覽以求其指歸元季兵亂奉其親往來  
蘇松間雖艱難困頓而甘旨之養承顏順志無毫  
髮不得其歡心也

聖朝洪武初仍還無錫以父命構新居于延祥里耕  
田鑿井益務勤儉嘗曰使吾而以享祿爵儲貲財  
紹繼先業如往時之盛非吾之所敢知使吾周旋  
詩書以禮義之習維持宗族俾子孫躬耕食力毋  
玷志辱先此則吾所當勉勉不忘者也於是斟酌  
古禮以冠婚喪祭之儀可通行于士庶者纂若干  
條附以古人嘉言善行總為一帙名曰虞得集傳  
示其子孫復手編族譜自孝子而下若干世遠者

舉其槩近者書其履歷卒葬之詳支分派別各有  
統緒大要遵蘇氏譜法而又加精密焉生平好自  
檢束雖燕居衣冠必整遇意有不平亦從容以理  
自遣不肯有疾言暴色雅樂施予周人急難朋友  
有相契者延致于家款遇盡誠始終未嘗稍異嘗  
自以處庠賤不得施惠及人乃習岐黃氏書多蓄  
善藥鄉里有告病者輒濟之雖非以此為業而人  
多賴以全活故義聲洋溢于東南士大夫爭欲識  
其面凡論故家舊族子孫之善於保守先業者必  
以處士為首稱洪武丁丑年以病卒于家享年五  
十有七子三人興仁興升興定皆彬彬好學孫男

十有二人贊曰我先子遊吳中時處士以師禮相待晚年過無錫必館寓其家嘗婦語友同曰華處士以患難之餘操守自若况子孫女婦皆務積善以相承厥志未必賢若之偏華一門也殆亦士之美行刑于家者其効有不可誣耳小子識之嗚呼詎意先子之言在耳而處士已不可見邪悲夫永樂十一年春三月初吉前脩書官修職郎太醫院御醫浦江趙友同撰

慮得集卷之一

家勸一

伏念祖宗性皆慈善觀其所行一本一格一也厚是以  
傳世長久今以三一承事為第一代四二承事為  
第二代五八承事為第三代千三承事為第四代  
十一將仕為第五代慶五監稅為第六代通四總  
管為第七代淳二都事為第八代栖碧處士為第  
九代一氣而生相傳孝弟忠信務農濟物並無不  
良者歷代賢德炳炳著聞迨今可考族中或有不  
由善道者遘遭咎戾其驗甚明不可不鑒也先公  
以此訓我矣至我為第十代不幸蚤罹兵火產業

荒廢然而自度盛衰之理豈有積而不散者乎固宜  
順之於數而已是以甘於貧賤不復希望於富侈設  
使贍足尤用儉約必弗過為幸遇時康復居故里勉  
強成立其賢厚濟物之德愧未能企及祖宗而慈善  
之念儉素之行起敬起慕未嘗敢違忘猶慮不善之  
萌或生恐傷根本况在培養之時每用戰兢惕若惟  
恐負祖宗之所傳授是以居常切切勸告於汝等汝  
興仁兄弟為第十一代源長兄弟為第十二代竊冀  
此後尚或多而且久也我願汝等繼承上世一氣所  
生慈善之性純良之德務農濟物之道脩之於躬復  
用勸告於子子孫孫俾人人相守世世相傳篤信而



力行之則根本堅固枝葉自然長茂而可守其嗣祀  
矣勉之勉之

愚見祖宗為子孫慮者極深遠也既積德又積財田  
廬產殖亦不為少矣自兵火之後骨業所存者幾何  
而宗族之子孫賢者愚者尚有雖各分散則均是子  
孫也是知財不足為後世計德則可致後世綿遠也  
子孫誠能慎守而培固之吾宗之嗣有未易量此吾  
所以不憂子孫之乏財惟憂子孫之不德爾噫設或  
不賢雖貲貨充積而弗能有適足為累身之具使其  
果賢則能景行前哲以義為利衣食自當裕然豈可  
不以積德為重哉

我華氏自宋南渡方著姓於鄉中世以農田為業自  
隆亭至堆陽丘隴相連雖更荒廢遺址尚存傳來  
久矣惜乎上世譜牒未得其詳今特以三一承事  
為第一代而始耳其間有仕宋者不顯高祖於元  
初為微官即休歸曾祖尤退讓不仕祖為都功德  
使司都事不滿秩而病卒祖母守節殊不喜言仕  
也考故布衣終身不慕榮達也自念上世出處既  
如此敢不自量乎惟願子孫勤耕納賦守分養親  
力行德義以盡庶人之道耳如果有才德能忠君  
愛民而忝祿命顯祖流芳者亦何不可哉  
吾平生之志亦不在乎溫飽也成童時讀小學大

學日知其味有契於心弱冠侍膝下周旋仰感常  
心多過雖弗憚改深愧不貳之戒近乎立年則志  
乎誠正脩齊之學見賢則思齊見善則企及故蒙  
先公特垂愛焉憶昔少時習學偶有一善之可稱  
先公則喜見于色賞我文房之具雖珍藏者弗惜  
循循然惟欲誘我進於善也烏乎物雖不存而諄  
諄之意終身不敢忘也故力學冀於成人竊揆如  
是達則忠君濟物窮則以耐其身柰何才疎識卑  
時命蹇剥加之痼疾乃無一遂念由稟質羸弱過  
手畏慎而然深省所救凡臨事之所當為者即奮  
厲自強期以必克及乎進也輒得其咎退也雖悔

而無尤比比若是屢試屢驗至今亦然尚不敢自  
棄自暴罔敢忘乎先訓也抑自知己之不逮於人  
不偶於事也如此蓋得夫節之初九之象也審矣  
碌碌而無聞也尚何言哉

家勸二

我自丙午丁未間戶役之擾房貲罄盡飄泊異鄉  
貧困殆甚幸遇

時平遂謀築居之所先公語我曰無錫故鄉墳墓所  
在宗祀屬汝宜還延祥而居以圖活計幸能有成  
吾歿之瞑目但慮舊莊毀久僅存荒墓旁無已田  
可耕生理為之若向我拱手即對曰敬依尊命無

慮艱難倘藉祖宗餘蔭終當遂願也於是徑造無錫適例報籍遂定居於此焉回覆先公為之大喜執手撫我曰吾願畢矣仰事俯育之計嗣祀保家之道汝其勉之洪武三年三月也是秋始克構茅屋兩間墾田數畝明年免糧生計尚疎又明年墾田頗加鄉親見念者許售別田互易為業七年冬收頗豐生計粗立時先公有疾未甚竊欲預備送終之具儲米而未行來春則先公遂棄世矣烏乎力不及養抱恨終天也所儲之貲適完棺殯之用夫豈偶然哉自是以來治田為生或歉或給迨乎尔輩稍長尔毋躬勤細穡數年之間漸成家業雖

無贏餘而衣食則未嘗缺乏十五年始營祠堂及脩葺所居之茅屋兢兢自守養生淡泊罔敢過為惟恐有忘先訓甘心下民之分所當然也是後豈期厄病相尋無有寧歲所最恨者奉毋未能豐贍祀先未能遂意每不安耳爾輩常宜體此而加勝之是吾志也我弗足慕自當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可也凡斯之言誠知淺近蓋為之自我者不過如此而亦書之于冊者無得而為義觀也欲使爾曹知之念之而有興感于心焉耳今雖異爨而心不可異也其各愈勤所務為兄為弟為子為孫宜思孝弟忠信力行禮義以和順之則福祉備膺矣

故曰孝弟通神明積善來百祥此之謂也

茲令汝曹異爨者因家用頗繁我老且病不能碩  
贍聽各力為營計且使知成立之所以難稼穡之  
所以艱念吾之所以不易得賴祖宗之所以裕庇  
也自茲以往共生和氣共隆恩愛共習禮讓毋懷  
私背公毋聽讒尚詐苟篤於義何嫌乎爨之不同  
也常隸斯干等詩別書以示之將切已事情詳條  
于後用為規勸其審聽之其切記之其勿怠而勉  
勵之吾亡因斯而自省焉

稅糧公家正賦民人所當効力者宜擇上等精  
粹子粒至誠加敬依期供納不得計利較力

拖延規避倘有留難倍徵亦須順受完辦慎勿形於詞色設若遲欠或致破家危身比見多矣尤宜慎之及舟車脚力工食鈔米即須隨例而與之勿得靠損於人該當差役聽受疑赴毋吝毋忽

田地戶管該科稅糧湏是從實如有推收及時明白過割給憑存照要在時常檢理之及交易價物即當彼此完成倘有稽誤非陰隲也立契却湏明白

凡遇事務湏要明白叅問具陳情實精思詳慮熟議可否擇善而行勿執己見勿恃己能勿



遂已欲

凡聞間言是非先究何所從來即時明白面問  
不得藏疑恐成積怨太抵間言不入於耳便  
無彼我之私而親誼自厚即是共譽要在常  
加省察苟能責已恕人不介胸中尤為盛德  
也

所種田地雖云分受其間如有彼此得便省力  
者能相交讓而不較則和氣自然日厚其或  
貪利而傷義者則不可

增拓田產置買諸物宜使兄弟通知轉合收售  
無力願讓方可獨為切不可彼此瞞昧而務

營私惟恐兄弟知而見分殊不思失其親親之懿縱多潛有無乃太慚乎竊是此等之際操心極要端正明白專以骨肉為重勿被旁言所移詩云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也此謂也念茲在茲式相予好毋相學為不善也設若私欲一萌後必有害試畧言之夫得失往復物理之常今日兄能瞞弟它日弟亦瞞兄雖欲禁之末由也已在賢者所當深思而自省也及眼妬彼有心憤已無因思所以陰損之天道昭昭其害尤甚我少時嘗聞有故家兄弟不睦初則競收奪賈後則爭

貴致訟財產不為己用而為它人之利終弗覺悟可悲也夫此須克己改之為貴

一切家務互相照管察其不備毋得坐視

取與之際常存陰隲以濟物為心種德於子孫處事接物寧人負我毋我負人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慈善之心忠孝之道吾家歷代循守傷人之財害人之事吾家積祖不為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是吾徒之所當然者乃

日用常行之道也

冠婚喪祭禮有成式蓋是遵今攷古量事度力

而為之簡易者惟取寒家之所宜耳如更時  
之則古禮將不能復矣守之可也

凡婦懷孕必加保護胎教有訓然亦不宜過於  
安逸可令習勞以活其氣血為是太用力又  
不可量其稟受強弱而節之至于產育尤宜  
慎養切不可以生多而損棄也至戒至囑  
凡屋舍床帳器用首飾衣衾等物苟完而已勿  
為多製必尚朴素以圖堅久其侈靡違禁者  
並不許製留永以為鑑

祠堂神主世次初焉欽遵祭禮庶民祭三代故  
自曾祖考妣祖考妣考妣及弟妹之無後者

附焉近年

欽頒教民榜內紀先祝文云告于高曾祖考之靈則是庶民亦許祭四代矣後俟世次滿乃迺遷之親盡之至迺遷則祭告而藏于墓

凡祀先節式祝文具載祭禮習目惟遷主藏墓則更致古禮

省墓一節世俗多以年代深遠者親盡而不祭於是置之度外可謂忘本夫親盡而不祭者乃祠堂之制限以世代不得不迺遷之仍用歲祭于墓也墓則無親盡不祭之說蓋皆吾祖宗體魄之所藏也當念我身從何而有

父也祖也曾高也推而上之皆是一氣而下  
及我誠為親切豈可以年深而遂忘諸且祠  
掌既遷之矣至於墓祭焉可略也是故吾家  
歷代祖宗之有墓者必用周遍祭之先從隆  
亭之報親及大墳次及堆陽之厚本冷村之  
善慶羅村之壽山是皆以各墓次第而祭  
之春秋二祭四分輪當間歲一度吾心以為  
久曠而弗安兄遇春祭我宜率年自備預為  
辦完一一詣墓而祭之勿望於它必須力行  
毋吝毋後

祭物肴饌稱家有無必用均壹物器俱要潔淨

不可苟且勿被人先食及蟲畜所污葷則俱  
葷素則俱素多則俱多少則俱少毋使遠者  
薄而近者厚務要一體是乃盡誠之道也俗  
又有甚非者祭其父則豐祭其祖則簡或祭  
妻與子則尤加豐厚此何心而何顏哉設祭  
我以盛饌祭我父祖則菲薄我如何安享其  
祭乎以是推之理極明白子孫其永體之祭  
墓須用素服蓋非吉祭古者拜墓則哀泣耳  
古有祭后土氏之禮今皆不講我欲行而未遂  
汝曹辦祭墳時可無設米食麪食各一櫟有  
果尤佳酒行一獻以祭告之每墳皆然其祝

文載于祭禮習目苟能行之亦為慰我之心  
本宗祖墳自報親之上先代之墓不知在何處  
深可歎也戴墅之南尚有華墓一所旁居有  
姓華者在其勢彷彿似我家所為昔者未能  
明為何代故弗之認吾常以此為悵快而不  
能忘耳

### 家勸三

人家成敗必有其由為善則成為惡則敗理之必  
然而無疑者凡合理者謂之善悖理者謂之惡又  
何難見也固不可以廢興歸之於數而怠為善之  
心知命者則不立於巖墻之下勿囿於數斯可矣



廣雅集 十五  
吾所以再三喋喋者誠以成立甚難覆墜甚易故也果能聞善必從知過速改見義勇為則何善之不能行也何惡之不能去哉斯其成敗之所由也在人之所學習而已書傳所載甚多而今目見者亦不為少勉之勉之勿以吾言為迂

子孫宜力田治生不得充營吏卒及為僧道屠僧幹僕之類

凡當軍者必用讀書習藝忠勤所事不得虜掠妄殺及一切不善之為頃以仁恕忠勤為本賭博飲酤荒佚之類吾見汝等不作宜始終一致也

今之田產粗可以為衣食歲終之資苟能勤儉  
守而弗失亦可以遺之子孫更不宜多求或  
貪而致悔也且富者衆怨之所歸也家計苟  
完則是矣踰分則甚非也慕虛名而取實禍  
切以為戒如遇歉歲而吾稍贏則克已而推  
以濟人斯吾之素願也汝曹其念之

凡此乃家居之常事至於孝弟忠信禮  
義道德賢人君子之所體用者在乎經書  
之中不可不讀不可不習若能習與性成  
則賢人君子之所同歸使後世稱為良善  
之家子孫不亦美乎不亦美乎

虞得集卷一

慮得集卷之二

祭禮習目

時祭奠獻禮節

拂拭

先期滌器洗釜排列椅卓省蒞躬視具饌完備  
以待酒饌皆令極熱設盥盆帨巾盥手

設位

依位列坐次匙筋酒盞盞楪醋楪蔬果肴脯

置茅沙於香卓前卓上置盥盞盞燭焚香

請主

主人躬詣祠堂告曰其孫某以其節有事于祖

考敢請神主出就正寢恭伸奠獻子弟以笥載  
主主人前導至於祭處依次就位序立揖

參神

主人進詣香卓前跪三上香退與衆再拜若尊  
長老疾者休於他所

降神

主人進前跪斟香卓上盞盞內酒酌子茅沙俛  
伏興退與衆再拜

進饌

上魚肉米食麪食炙肝炙肉左羹右飯乃行三  
獻

初獻

斟列位酒從尊至卑主人進前跪斟香卓上盞  
酒酌于茅俛伏興退子弟讀祝跪于主人之左  
讀畢主人與衆再拜徹列位酒反盞故處

亞獻

斟列位酒主人進跪酌酒如前俛伏興退與衆  
再拜徹酒反盞故處

終獻

斟列位酒主人進跪酌酒同前俛伏興退與衆  
再拜不徹酒

脩食

添酒滿扱匙飯中柄西正筭主人斟酒主婦扱匙正筭主人主婦立于香卓之左右稍前同再拜復位或但揖退與衆再拜遂出闔門或降簾拱俟于外食頃復入序立

### 進茶

主人主婦分進各位之茶紂位則子弟婦女分進祝嘏主人跪受福祝跪其辭曰祀事既成祖考嘉享伏願備承多福保族宜家敢告

### 辭神

焚祝板及楮幣主人與衆再拜遂徹

### 奉主歸祠堂

如來儀焚香致敬而退遂餽

祀先之禮世俗疑古制難行而未講茲者遵  
今攷古舉其要而易習試之異能漸復于古  
焉謂如初獻主人斟酒亞終獻則主婦子弟  
或親賓行之竊恐不便但令親供執事以佐  
主人可一誠敬之心爾未敢是否

欽遵祝文

洪武六年祭禮祝板式

維洪武六年歲次癸丑 月 朔 日

孝曾孫某敢昭告于

曾祖考



曾祖妣

三代並同

節序流易時惟仲

春秋

四時改用

追感歲時不勝永慕謹以

庶品案盛醴齊恭脩

常事以

某親某人某氏祔食

如無祔位則不用此尚

享

洪武二十七年教民榜內祝文式

維洪武某年歲次某甲子某月某朔某日

孝孫某同闔門眷屬告于

高曾祖考妣之靈曰昔者

祖宗相繼鞠育子孫懷抱提携躬勞萬狀每逢四

時交代隨其寒燠增減衣服搏節飲食或憂近於水火或恐傷於蚊蟲或懼罹於疾病百計調護惟恐不安此心懸々未嘗暫息使子孫成立至有今日皆

祖宗劬勞之恩也雖欲報之莫知所以為報茲者節屆孟緒夏天氣將<sub>炎熱</sub>追感昔時不勝永慕謹脩酒肴羹飯率閭門眷屬以獻尚享

家禮時祭祝文

維年歲月朔越日甲子<sub>某孫某男</sub>某敢昭告于

某祖考妣

<sub>依祠堂神主稱</sub>

氣序流易時惟<sub>春秋夏至</sub>

<sub>春秋夏至</sub>

追感歲時不勝永慕

同吳謹以案盛醴齊祇薦歲事尚享

舜神祝嘏曰祀事既成祖考嘉享伏願備承多福

保族宜家敢告

忌日祝文請生告云齡王授恭仲奠獻之辰敢

維年歲月朔越日甲子葬男某敢告于甲某訓于

特位歲序遷易諱日復臨追遠感時不勝永慕考

同吳謹以案盛醴齊用伸祇薦尚享受不用祝

墓祭祝文

維年歲月朔越日甲子葬男某敢告于

其位依墓中所葬者

氣序流易春曰雨露既降瞻掃封塋不勝感慕曰

同吳天

極謹以粢盛醴齊用伸祇薦尚

享

不用祝嘏受福

古禮祭畢遂祭后土氏祝文曰維年歲月朔越日某敢告于

后土氏之神某恭脩歲事于某親某位之墓惟時保佑實賴

神休謹以某物祇獻尚享

冠筭告辭

維年歲月日伏為某之子孫名某今日冠恭伸參

謁敢告

納采告云

納幣則改采為幣

維年歲月日伏為某之子孫某議娶某人之女某今

日納采敢告

女許人則云某之孫女某議許某人之子某今日  
納采敢告

成婚預告祝文

告于祠堂

維年歲月朔越日甲子曾孫某敢告于

列位

依神主所稱次序書于一祝

伏以翌日吉辰為

長男

其娶某氏之女某禮行親

迎謹以染盛醴齊預伸告薦尚

享如婿不克親

近不用禮行親迎四字

祝嘏同時祭云

三朝致祭祝文

成婚之久婿婦詣祠堂祝讚

者唱云婿婦謹叅再拜設具如正旦

維年歲月朔越日甲子某縹某敢告于

列位每卓一祝板如時祭儀設于正寢

伏為某之孫某娶婦某氏謹以絜牲粢盛醴齊恭伸祇薦尚享

祝嘏云吉禮既成祖考嘉享伏願宜家宜室永諧伉儷之懽有子有孫茂衍本枝之慶尚祈餘澤垂裕後昆敢告

生子滿月祝文

維年歲月朔越日甲子子男某敢告于

列位設于祠堂依神主稱共用一祝板

伏為某男之婦某氏生子名某今日彌月謹以粢

盛醴齊恭伸告薦尚享

祝嘏同時祭云

俗節告辭

維年月日某男某茲遇某節謹以某物祇薦敢告

清明端午七夕重陽薦以時俗所尚之物如粽子糕糰飯餅

正旦朔望衆謁

正旦每月朔日設茶果酒肴隨時新物行八拜之

禮望日但設茶如有佳果冬至日如先朔已祭則如

正旦儀告辭云維年月日茲遇正旦朔望恭

伸衆謁敢告

晨謁

每日早晨焚香瞻禮致敬

出入必告

近出則瞻禮而行歸亦如之

遠出則焚香再拜告云某將適某所敢告又再拜而行歸亦焚香再拜告云某今日歸自某所敢告又再拜

經月而出歸則八拜告辭同前

薦新

時新有物則薦

如春薦新茶夏薦時果秋冬瓜橘之類

時祭用物

家禮四時祭篇首曰有牲曰祭無牲曰薦大夫牲



用羔士牲特豚庶人無常牲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取其新物相宜凡庶羞不踰牲若祭以羊則不以牛為羞也今人鮮用牲唯設庶羞而已其蔬果肴饌祭禮有式然亦稱家有無而行

### 茅沙

古以沙木為池如今之種花方盆相似上用蓋中實爭黃沙束茅首一束於沙上愚只用新索瓦盆方者亦可也祭畢束茅則與鉅楮俱焚之

### 玄酒

家禮云祭之日取井花水一瓶並置酒架上

今貯水于椀藉之以帨置於香卓之上  
祭畢以水沃於沙盆中浸滌其沙後湏仍用也

慮得集卷之二

慮得集卷之三

冠婚儀略

冠筭 男曰冠女曰筭

男女年十五之上才貌長成皆可冠筭命之以名

先製巾服一襲

男子中領條圍領衫襪鞋  
女子花冠釵銀帶子襖裙

擇日

主前後  
或前或後

夙興沐浴束髮以幘加巾衫條履

主人引見于祠堂設茶酒果香燭如正旦儀辭

斟於祭遂見尊長行四拜禮父母尊長為之起

乃受少者之禮使知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

人少者之行勗以成人之道也

司馬溫公曰冠禮之廢久矣古者雖云二十而

冠世俗之弊不可遽革自古君子俟其子年十五以上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之方然後冠之斯亦美矣

議婚

男子年稍長則當議婚擇相知之家男女年貌相若才性良善者先問婦家俟其見許乃遣媒氏或誠實親友以男之草帖往請女之草帖以歸詳議協吉則賁此儀略詣婦家稟白茶聘禮物必依家式顛勿增改需索湏得婦家誠心准信遂擇吉書正帖而行納采之禮

納采謂納采擇之禮物即俗云茶定也

茶一合 紅綃藉

幣一合 紅綃藉

綵段一對 線綃綃綃花綃之類

正帖一通 紅帶依式掛書圓椅以紅綃為帕裏之置于帶上帶結之類俱不許銷金只用素紅重

厚者

果二合

麩豕鵝雞各一合

酒十瓶

羊一羖

計八合 物項精實毋尚虛飾

媒氏紅綃纏身乃脩禮物

夙興主人告于祠堂 禮部凡祭 乃禮媒而送遣之

問訊 俗云追節

或遇端午重陽或冬至元宵之節則具四合遣禮  
有無量力毋得過侈如力能用幣或繒或布則  
六合亦可蓋多不踰六合少不減四合也暑熱  
不須用也

請期 俗云道月

具物如問訊而不用幣 乃書納聘與或婚之日  
以達

納聘 言納聘幣俗云送禮

圓餅二合

或六十或八十  
厚小不可薄大  
每個徑二尺宜

炊饅二合

數與餅同  
每個重一斤之下

幣物二合衣段分於二合各物置于段上

衣段二副用厚實絲綳不得僭倭

花冠  
花朵

銀首飾隨家所有慎勿假借

綿  
綳

聘財寶鈔以四十貫為則或米十石價

果二合以上八合並用采綳為藉

麪豕鷄雞四合

羊  
酒

計十二合力乏則預達而釐減之

媒氏幣鈔纏身禮物

催粧

俗云七日五日催今併為壹

簇果一合

豕肉雞魚各一合

飯米一合

已上之物係是新婦在途之食或用席亦新婦在途之藉耳俗以米席為婦踏脚乃斜術也斷不當用也而席用可卧者或有裊藉之尤佳

花髻一合

脂粉簪釵面線針之類

衣服一合

汗衫襖裙主腰袴襪鞋蓋頭大

已上之物係新婦所着者



計六合

此一節愚意謂之催粧者乃促婦出閤而歸夫家則辭其父母而用夫家之衣食云耳亦合於義也非為厭勝也故不  
合理者勿用

迎接

親迎良好恐姻家不欲行或婿家不能行

婿躬至婦家迎婦曰親迎用鴈一對可侑以酒無

鴈則果合酒尊不及則酒肴亦可成以道遠則

候於途次

親迎非迎婿之謂也仍用遠近接之

婦家待婿以常禮

婿未敢拜妻之父舅

俟婿出

門婿則先出以待婦至

古用燈籠導婿

親戚往迎曰遠接近接所用酒饌之物則稱家而行不可競誇仍犒後者酒肴

此乃接來親尊途中之飲食耳却勿

### 成婚

先期一日主人以婿見於祠堂具物預祭告之

具於祭禮習目

婦至婿家具茶湯以俟來賓預備燈燭

薪火以照之

贊禮者引婿即詣婦前迎婦入門

世俗爭推勝負家忌是惡說

必用禁止

用花燭相迎

燭為多扶婿者亦用婦人為

是藉地用席亦重新人之故無亦不妨

俗云九

不用撒料鏡熨攔門問龍飯甑及一切厭術切

須禁止亦不用坐堂

近聞俗云用銀米置椅上以代坐堂者尤為惡甚並

不可婿迎婦入門同拜天地遂詣祠堂參謁用俱

茶酒贊禮唱云婿婦謹參四拜遂入中堂婿立

於東婦立於西對面行交拜之禮四拜此相對行

初見當行之禮其乃同入房並坐床上婿左婦右

侍者皆在後俾小姑或從者蓋不用撒帳交杯等術坐

床一節用代古禮入房卸衣燭出之遺意不得兩少頃婿先出婦卸花髻改粧冠飾禮服偕婿

同詣中堂參見公婆尊長叙親會禮乃見妻之

父母及來賓者坐床之後婿婦宜少休次日盛

### 禮賓

禮待來賓設席宜整仍視家力切勿踰分虛費誇

誕踞傲酒以成禮勿致於醉恐失體貌此所謂享也

禮有容色是也

送女往婿家尤宜謙慎

犒從者

初到先以饅頭大肉酒飯飽之饅頭之則無喧闐然後設席待之俾老成者主其事恐大醉有失

荅賓

其物稱家有無勿誇勿吝

會親

設席則稍次於待賓者此所謂宴也宴則相與共會之會親之禮亦在此日為後客也

三朝

婦來第三日俗云三朝也

古者三日婦家設饌俾婦饋於舅姑舅姑享之今不能然但令婦供湯行禮今俗公姑設席待婦亦好

具祖先之祭於中堂主人主婦以婿婦行禮其儀

如時祭具物可豐而不可槩也

祝文具于祭禮習目

### 教以婦儀

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教婦初來誠為急務教之  
之要先教以柔順恭勤事長事夫處家庭之道  
次及飲食衣服日用常行之事為夫者尤宜教  
之蓋以先入之言為主也合語之曰吾家自祖  
宗以來夫婦並以恩義相守皆無妬忌不良者  
爾今初來便當學為善事奉親必孝事夫必柔  
妯娌必謙和宗族必雍睦待下必慈惠處身必  
端謹毋多言妄語毋聽讒挾詐毋懶惰毋貪婪  
至於衣服飲食之事必代尋長之勞蠶麻績績

之工必為少者之首保我繼嗣成我家業咸在  
於尔矣如此則為吾家賢指之婦也必使曉之  
聽之從而行之母但虛設而已果能如是乃為  
夫者終身之福也亦一家之福也不能者反此  
故曰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可不謹乎

按禮謹於大昏乃人倫之重事家禮脩詳所宜鑒  
之前條所言則吾家所行者至於議婚具禮之際  
尤當以衷情為姻家詳陳之自今凡有男女婚姻  
必煩媒氏或誠信親友詣親家曰貲裝豐富吾家  
不尚不必婦有財勢便行畏重婦無財勢便行輕  
欺毋勞多費也但要婦能執守婦道聽從教訓繼

嗣克家而已然為公婆與夫者切不可問閨裝奩有無多寡因啓愛憎之釁此最小輩也如或儉薄宜稍賙之如或誇飾必使抑之雖是新人盛飾亦要歸之純厚可也尤不可數易也凡我姻家望能相體相恕而毋多求責備以親親為念庶幾兩無嫌疑而有交愛之誼也至於成婚之際尤宜容恕相歡以全兩家之好可也吾為此式誠愧簡略乃量事度力而為者惟稱寒家之所宜耳不可為通訓也願為姻者幸勿深誚焉蓋云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也子孫富毋改益貧則稱事而刪之求乎中理而已冀無習俗之弊而有禮義之方可以

及時嫁娶也凡我子孫其永守而藏之

草帖式

某府某縣某鄉某里

某宅

長男次女

某甲子年

月

日生

右見議親

今月吉日草帖

正帖式

某府某縣某鄉某里

某宅

長男次女

某甲子年

月

日生

或某姓某字某

三代

彼各相知三代勿用不妨

曾祖

諱某

故則云諱在則云名



祖諱某

父名某

母某氏

右定議與

某宅第幾

娘令子嗣

某聯姻者

姓某字某人宅亦可  
者字用否以接成雙

洪武年  
月  
日  
帖子

慮得集卷之三

慮得集卷之四

治喪記要

凡喪事家禮喪制最善切不可惑於世俗之邪說而有所拘忌豈有父母之喪而子孫及婦不親臨不哭泣者哉唐呂才序陰陽書之言誠為確論也夫古人制喪極為詳盡乃人子送死無憾者可以當大事也奈何貧家力弱不能悉備姑酌其可行而已遂致於率略也且如初終易簣沐浴巾衣鞋襪一如生時穿著等事俱是人子可為之易者何可率略也古用飯含今俗用珠鄙見皆不必用但以淨帛蘸水拭掠口齒潔之可也必用絞衾裹而結

束殮入于棺漆粘棺口而蓋之更布漆縫隙防虫  
水之入也着裹衣衾肢體務要安頓便當件件手  
到使吾心無所遺憾方可仍看家禮參酌而行之  
及葬埋之事尤不可拘忌宜深慮之舉柩登途及  
下壙之際最宜防慎安詳其扛索之類須親過目  
輟泣以扶視之可也壙內若多用磚石本乎愛重  
恐後不免被盜取發蓋吾目見多矣不若不用之  
為無累也只是多製三沙先鋪厚數寸在底下平  
實築之下棺之後細築四旁與蓋相平則以杉木  
去皮為段長過棺底之濶密密橫排一二層於蓋  
上更以輕煤細灰稠調泥木縫隙及其兩頭近土

則易朽。須三沙更包之。橫木之上厚下三沙。一二尺細細輕築以實。為度期於堅固。便如一塊三沙。相似若無水滄三沙。自然膠硬如石矣。如此庶幾可勝在上之重土。不致使頽壓於棺內。待乎年深世久。骨肉既銷。木亦當腐。俱化為土矣。豈不遂夫天地自然之道而永免發掘之虞也。力不能辦三沙。則以細黃土如法堅築而固之。亦可略用揆成磚砌之。亦可。

棺用松杉木。隨力營辦。約厚三寸之下。慎勿寬大。蓋宜加厚。不須全板。但得匠手製縫緊密。為上。切不可用價高之木。只以松杉二木足矣。至若腐至腐却。

須預漆內外之縫為佳

棺內必用屍床以杉版為上可厚一寸之下兩頭用杉木橫枕止高寸許中間勿用板下用糯糠燒灰細篩厚鋪襯而平實之切勿用紙錢之類引水故也

床上用一布褥或攀枝花或木綿花厚裝在內不須用席有絞金包襯之耳

枕用圓頂布袱以細末香裝實在內其外以細布裹之更用帛裝薄綿而夾之如枕衣以藉首切勿用灰枕久埋則灰濕而滷漬於首矣

衣服自裏至表一如生時着之務令端正平妥勿得

苟且湏是人子親視而詳檢之必要十分定當

男子禮服冠幘幅巾鶴氅或深衣綿襪綿履

婦女首飾只用薄銀鍍木者佳禮服冷用紗冠大衣

霞帔或只用褶子長襖隨家所有者襖裙鞋襪裏

衣俱用生時着者或新製又佳握手俱用絹帛

必要潔淨勿用珍異裝飾並湏儉素又遠無害

絞衾只用其一以白綿布或好絹如被夾之裝綿在

內或彈木綿花亦可約闊六尺長丈三四尺四角

勿得裁剪湏是寬製則可包裹也古者小斂大斂

之衾各有制度今恐不能只用其一如被樣者乃

從省且便耳

巾衣條紳襪履禮服既俱着完躬視周正妥貼上  
下內外並無一件之不了則衆手輕移於絞衾之  
中間又再周遍詳視不須促迫緩緩看得停當乃  
先掩足次掩首使衾裔上下參搭於中次掩左次  
掩右着邊着際俱要手到又再三看得端正使無  
罅隙及皺摺不齊預製綃帶十條濶寸半長二尺  
許作五道對綴於兩旁針線極要牢密而活結於  
身中間以次垂下綴帶宜勻停在項之更下勿參  
差不整須要端正切莫造次斯可矣此謂之小歛  
移屍入棺復以衾裹之謂之大歛茲并而用  
其一亦可也切不可不盡心盡力恐遺後日之悔

一入棺殮再不可動矣至慎至詳之其多用綿裹者虫蟻不能入也肩足兩旁以舊衣絮者塞之以防動搖永無欹偏之患若綿衾裹厚則亦自無空處矣

凡移屍及殮入之時須預備長手巾或淨布三五條絡於身下衆手輕舉而平穩移之其合用甃板之類亦必預為措辦安置毋得臨時自誤

明器據卹見男子可用筆硯紙墨婦女可用針線剪刀其筭簪什物及梳鏡圖書之類倣古遺意略用不妨無亦不妨今俗用飯團竹棒過河祇生炭紙錢及一應耶說之物俱不當用切宜禁絕至囑



銘旌依式用

喪服一依禮制力不及者量而減省之所謂與其易也寧戚湏以哀為主力如可及却不當吝惟婦人頭湏止許垂下尺五足矣斷不可依婦人太長而招戲侮盖非美飾也

製三沙之法黃沙石灰乾黃泥細篩各五石為率和勻預造五斗糯米下一石水之酒俟熟可飲則瀘和三沙乾濕得所堆聚而禽之俟熱過則用入壙內堅築如力不能辦三沙則細黃土堅築之亦可

常見術者言三沙在土中歲久堅於石但怕水淋亦難發也

已上送終之物皆當預先辦完不可諱惡而自誤臨

時倉卒惡况者有之為人者為子孫者可不隨力而為哉

朝夕臨哭奠獻依禮制而行勿用七七之說成服之後三五日擇清明便葬百日卒哭祥禫並依禮制貧富可行奠獻羹飯並如家常葷素隨力但莫依惡俗而褻瀆於亡者祭之以禮可不慎乎

合祭之期及祀

文家禮有式

居喪茹素非為亡者作福乃是人子痛哀其親不忍飲酒食肉衣綵行樂耳俗造素食反奢於葷尤不可也素者淡薄之云爾大槩不問葷素但是美味皆不當入口痛念之至情目不安也惟衰老之人

須得滋味適養者少用以資之不純於枯淡亦不可恣食盛饌及宴樂也

親友賻贈只受香燭粉麪之類其盛祭競侈者徒虛費耳必預告却絕之不可誇耀越禮尤不可暴殄物命也

子孫堂祭或羊或豕一物足矣或勿羊勿豕亦可世俗用三牲五牲者殊無所謂攷之禮法亦不當然及不當用諸音樂技戲之類

俗作醮事佛事賢哲者自宜斷然不作勿泥於俗習可也人子欲為父母資福在乎脩德行仁力為善事耳苟能移其所費於棺衾殯葬禮祭之用而盡

其愛親之心豈不合於天理哉在明識者之所擇  
焉

慮得集卷之四終

慮得集附錄上

題溫公解禪偈後

溫公解禪偈非徒開悟迷途乃引學者以當道脩  
八德之門也且置是名之下六語但循上文為學  
則自有序進其初言人之非心可畏而可格也其  
次則不惑不動心也又其次從根本上行則得安  
宅正路也如是能誠且久而言可為師而行可為  
法也終則以致道義隆盛於身功德光被於物天  
下後世咸曰賢人也聖人也豈不可乎且佛亦何  
嘗不勸人以孝弟忠信者邪

題陰德記後

范文正公撰竇公陰德記所謂樂道人之善蓋欲使天下後世士君子興起濟人利物之心而擴充之也我先處士亦嘗有志惜乎值亂而不傳後二十年門人呂懶翁獨能做微而力行之其庶幾竇公之所為矣而其事實後必有繼書者懶翁又欲此記廣傳於世也俾書以刻石僕荒陋不堪竊撰斯記之傳在乎先賢之文與夫懶翁之志不繫乎字書之妍拙也敬慕其事勉而書之懶翁姓呂字彥經時年近七十矣

洪武壬申六月壬子痼菴題

敬題宗支圖譜後

古者上自王公下及士民家有宗法其詳有圖有譜誠以為人生之重事也去古逾遠唯帝王世系著于史傳士民則莫之見聞也幸近世有三君子倣古立法尚可攷而學之奈何世俗以為迂濶無益棄而不行噫可謂不知其本也夫宗族世代既多必明圖譜圖譜一立則其系有源族屬有序矣且圖譜不患不立世代不患不多所患子孫無賢者耳或曰使子孫賢邪無圖譜無害使不肖邪有圖譜何救是大不然蓋圖譜者乃自賢子孫出子孫務學為賢脩而傳之雖歷千百世而不紊皆可知其所自来孝弟由之以生倫敘由之以明源

流由之以悠久相率而為禮義之俗是亦有關於  
風教也可不重歟蓋非沽名求譽之云也余早歲  
侍先公左右命藁本族宗支圖譜予時愚劣未知  
其為重事也中遭世故歲無寧居幸而舊稿具存  
戊辰之春卧病于衡茅之下既編類黃楊詩集及  
傳芳集痛念先公之不得見謹遵遺意尋緝舊稿  
類為三本一為華氏宗支圖使開卷即見世次支  
派之源流一為宗系圖使各知本系雖世次愈多  
而枝葉不繁易於傳寫一為支序譜則長幼尊卑  
生死歲月嫁娶子女及年若干塋墓原與夫平生  
德業之實咸著于下庶有所勸俾習於善也子孫



能世守脩而傳之豈不深慰祖宗之心哉凡吾子孫者宜鑑而勉之

代題丹溪藥要序

丹溪藥要者金華朱先生之門人錄其所見聞之法也先生字彥脩號丹溪許文懿公之高弟道學君子也無精醫術遂以名世先生之學深造乎天人之理而為醫也祖述軒岐貫通張劉諸子而折衷之凡立法著書處方制治仁心仁聞脩載乎浦江戴叔能氏所撰丹溪翁傳中由是觀之此藥要蓋其粗耳未盡先生教人之全旨也雖然後之學醫者倘能沿流討源觸類以求之而處方治病則庶乎其不差矣

辛酉自省詩誠

勿貪可無悔

每起貪得之念未嘗遂意動輒得咎而失利故勿貪則少悔而遠咎矣

守分可無憂

子贊先業既有日廬之守終或屢空未嘗飢寒使功

堅制可無怨

制性不能執方又不協量每欲為人分憂解障作成相助始差甚易終則反累而招怨此有之益欲不干以堅忍自判

克勵可無求

能克於躬而自奮勵其力不外求於人則可以自強而志不餒矣

余性不記每有過為初不詳思終必受侮而憂  
怨隨之今年四十餘矣志業未成家計未立仰  
事俯育之道未備言不能見信於人行不能敏  
於事衰病是增日月逝矣過誤豈可數哉辛酉  
之冬一陽復始端居自念正是惕省之時乃以  
平昔不能操執而切身之用者四要刊書於几

讀之偶成規誡之詞於是錄於座隅日自省為  
持心脩身改過遷善之始也

錄壁上新題

吾家零替已久區區僅能守貧居此惟務力田治  
生別無營計歲收除供賦稅及農工器用之外所  
餘無幾雖克已儉素而春秋烝嘗甘旨奉養與家  
衣食咸未克瞻每慙於心故宜節之又節匪圖蓄  
積贏餘所冀饘粥之不缺耳誠非飾辭而客乃不  
得已也其於饋送親友接待賓客時節慶賞會合  
宴飲之事一切且未敢攀講唯知己者幸容恕之  
洪武七年十二月二日書後十六年庚午仲春十

三日擢而觀之歎初間之窘乏不易至於今日思所以克終故留以為鑒

### 紀夢

戊辰季春十有六日子後夢東坡晦菴偕二老先生對坐書齋窓下舉目平湖遠際于山春明景物可愛宛然見一道人白衣幾巾乘舟中流自西徂東忽值片雲飛雨道人儼坐舟上悠悠然旁山玩景迤邐而去殊不以雨輟興既而晴光睽目晦菴目予云要在自家意思寬緩自好東坡皆笑予喜承教深契斯言就席而拜頓首而覺則風雨作聲晨雞亦鳴天將曙矣於是盟漱焚香書于屏間紀

其事焉

貽書

常念一親友欲書不果姑存之以自警焉戊辰仲夏也

曲突徙薪易為力而所益必多焦頭爛額難為功而所損不少嗟乎然而人常忽其易而顧行其難也可謂智乎故夫智者之行事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為智矣雖或僥倖寧無悔吝乎是故治其微則用力少而成功多救其著則有所不及也士君子臨事之際必當平氣聽受人言更能不耻下問不念舊惡不以人廢言詳察是非審度輕重勿放於利勿踵前轍不逆其詐不億不信能行吾所明毋行吾所昧如是則樂聞

所益而無損不亦智乎是以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

又擬寄慎獨公

一曰忠盡己不欺之謂事君之道也

二曰恕推己及物之謂待人之道也

三曰謙位高身卑不矜不侮處己之道也

四曰和言溫貌恭不訐不黨處同僚之道也

五曰戒怒心氣寬平不暴不遷於人可得其情於

事可得其理治人居官之道也

六曰忘怨不念舊惡不嗔直言憎而知其善公而

無所私正心崇德之道也

七曰廣學問博學不厭下問不耻孜孜奉國憂公如家鄉大夫之道也

八曰存陰隲增延福壽慶流子孫光顯祖宗名書

史冊全德令終之道也

慎獨公與吾交義無親友初焉甚厚知吾誠直所與言議無不以為是間不相見則彼此心動既見而喜每曰弟與兄可謂神交也助吾之力周吾之貧故特感之嘗以忠告善道以報之末年聽讒忌直不克有終吾亦以數斯疏之戒自省中心則無所負也而此書誠或恐見嫌是以弗達姑存斯稿以俟知者

訓蒙習書

洒掃應對安詳恭敬言溫氣和意誠心正篤學脩  
身孝弟忠信裕物致知窮理盡性仁熟義精為賢  
希聖書此訓辭子孫是聽

遣懷自釋

收薄田

住陋屋

着麤衣

喫淡粥

低頭行

蹇足宿

勿貪財

休縱慾

善固窮

能忍辱

屈如伸

是為福

自撰祭文

維年月日甲子

惟靈孝弟不能通於神明忠信不能措之事業雖



存於世何益於時然而生也淡泊無所遂於身死也優游無可得而名尚享

故巡檢錢公壙誌

公姓錢氏諱汝霖字景思常之無錫人高祖諱某妣某氏葬膠山之龍腿山曾祖諱珏字元封承直郎妣馬氏祖諱嵩字春山元封常州路府判妣華氏封恭人並居梅里鄉堆山之西葬堆山之東原考諱世忠字士諤元鎮南王府鷹坊總管遷居延祥鄉甘露鎮之西市妣華氏隆亨通八提舉之長女適生二子長諱字景方蚤卒次即公也其次則庶弟三人俱不克終公之後父俱仕元世

為崑山知州言貌悉似蒙古故太師帖木真見慶  
遂以女妻之世良累官至廣東宣慰司副元帥有  
威名褒封祖父時人榮之世昌宣徽院宣使是以  
總管命公從行省平章八丹公征漳州以平賊功  
授慶元路昌國州北界鎮巡檢在官以廉能稱後  
假便省親適緣海郡縣陷沒遂不能往省府乃檄  
公權本鎮司丙申張氏陷吳城遣其徒擄鎮市總  
管輒率鎮人舉兵克復其下反為賊用遂殺庶弟  
以求賞而總管亦遇害丁酉四月也公偶以他適  
而獲免欲復讐不果後張氏降元政益衰亂竟無  
錄其事者公於是退耕於村墅鬱鬱獨居終身不

復至鎮市迨乎

大明平定天下前官例召擢用公以老還鄉里杜門  
屏迹布衣茅屋自適而已生於延祐丙辰三月二  
十八日忽遘疾以洪武丁卯三月八日卒於所居  
年七十二娶李氏鎮人芝瑞處士之女有操行生  
於辛亥十月九日後公五年正月十九日病卒年  
八十二合葬於所居之左其地名曰嚴莊在鵝湖  
之西胡橋之東北也子男二人長曰名復字性初  
娶鄒氏次曰名善字本初娶華氏女四人長曰泚  
婿華啓原次曰泚清婿華覲曰泚女婿華悰韓  
曰泚德婿楊詭孫男四人曰宗仁字伯信曰宗義

字仲信曰宗禮字叔信曰宗智字季信伯與叔長  
所出也仲與季次所出也孫女四人皆適良家曾  
孫男女七人皆幼嗚呼錢氏於前朝世以豪右名  
于鄉人多才傑仕亦顯達代異時遷氣象頓衰至  
公之季年諸子諸孫先後從軍名復宗禮戍雲南  
名善戍隴西宗仁戍山東宗義戍遼東於是乎分  
適矣惟季叔名世某字士弘在雖然有盛必有衰  
有散則有聚理之常也余為之婿竊悲其家族繁  
而無譜支多而派分故直述其詳俾其子孫有攷  
於後焉爾姑以為壙誌

洪武癸酉仲春婿華棕韓公愷誌

愚得集附錄下

夢視先公

一絕趨庭二十年年年春到倍悽然  
光陰有限恩何極報答無由歲屢遷  
夢裡音容渾似昔人間故舊不如前  
覺來猶記承歡處涕淚交流落枕邊

夢先公自外而歸

燈燭熒煌接父歸宛然昔日好容儀  
解衣盥薄携班杖放帽寬閒撫白鬚  
謁廟不忘循禮節趨庭便欲問書詩  
晨雞唱斷承懽處不覺潸潸涕淚垂

壽慈闈八十

慈闈八十喜康寧綵服曾孫又滿庭  
曉捧北堂長

壽酒夜瞻南極老人星  
吾門積善之階餘慶  
共百齡正值昇平風景  
好軒前春草日青

挽先弟三秀才

憶昔堦庭戲綵衣  
鴈行齊列景相宜  
春風花下同騎馬  
秋雨軒前並賦詩  
骨肉豈忘生死別  
音容長夢笑談時  
辭去後無消息  
徒向空房哭總帷

示子

父子真天性  
弟兄情亦同  
願存相好念  
莫學外家風

題滄浪軒

僻地幽棲野水濶  
滄浪一派遶雲林  
光浮曉日含

羣動風起寒窓聽小音  
帟豹緹橫塵不到魚龍偃  
卧整還深濯纓濯足非真趣  
倚檻觀瀾洗我心

送張師浩還梁溪憶四弟

故人歸興促行程  
頻末風生動客情  
今夜梁溪逢舍弟  
相思相望月同明

歸故里

頻年惜別恨縈懷  
今夕還家笑語諧  
共喜軒前仍有鶴  
獨憐塢內已無豺  
西風髮白人將老  
東閭花紅景又佳  
願尔自求多福祉  
長留春色慰吾儕

送錢丈還涼州

十載從軍兩鬢霜  
歸來仍整舊行裝  
關山迢遞人

千里故舊殷勤酒一觴投老不堪頻作客思親  
合便還鄉班超功業湏年少付與諸郎奕世芳

題梁巡檢水竹居

仗鉞來江滸重尋水竹居微巡有餘暇長日靜觀  
書

題畫次管玄伯韻

戴勝來時花正飛鯁魚出水荇初肥五湖風月渾  
如舊雨笠烟蓑竟不歸

戲題呂仙翁桃源圖

桃源隱跡幾千年曾被漁人識洞天此日題詩空  
看畫他年騎鶴會真仙



次劉文璧上韻

臘盡梅疑雪同雲凍不開  
新春風景好還共看花  
來

癸酉初夏病中栽蓮

閒居久病悶無涯  
鑿地栽蓮意頗佳  
今歲先開數  
朶葉明年還看滿池花

寄大兒興仁

默坐閒窓悶滿懷  
春來依舊事多乖  
年將六十無  
佳趣空對兒孫志未諧

四月韶光頗稱懷  
眼前人事未全乖  
北窓卧看諸  
孫戲摘果穿花劇笑諧

次韻荅韓安陽惠松花糕

菊蕊芳猶食松花甘可食遠承詩共寄雅稱玉為  
團色重疑初濕香輕喜故乾調採須用熱和蜜豈  
嫌寒療病欺蘇橘充飢勝楚蘭安陽能製粉勾漏  
枉求丹重德慚何報衰年藉此安仙翁存古義分  
薦赤瑛盤

述懷

堪嗟老景病纏身况復家居嬾見人石鼎煎茶濃  
當酒茅簷曝背煖如春樂天知命無榮辱體道隨  
時有屈伸莫問浮生塵世事相看又喜歲華新  
得大兒書作詩寄之

候見隴頭人詩書寫意真汝憂多病久我念遠遊  
頻終日惟看火諸孫競拾薪愁懷應解遣歲曆又  
頒新

再寄大兒興仁

花落深林晚淒涼又一春杖藜徐散步卮酒不沾  
唇無復繁華夢空餘老病身裁詩強排悶寄汝遠  
遊人

四月情況殊不佳勉強入市暴熱

往事渾如夢浮生良可歎驚花愁裏過風月病中  
看坐久腰如痛行遲腿亦酸時光頓炎熱未敢說  
求安

九月廿五夜枕上聞雨寄示興仁無簡允莊弟

風雨瀟瀟夜無眠憶遠行自慚衰老日猶抱別離  
情吉水丹初上雲陽月正明來年春色好准擬望  
歸程

歲暮獨坐書懷四首非可為詩聊以寓意

歲盡愁難盡情深慮轉深生涯貧且賤憂道古猶  
今豈為求名論空慚濟物心斯文如未墜千載有  
知音

斯道從先覺新民亦古人生逢湯武世跡近許巢  
隣俗務渾如舊年華忽又新一心能此念萬物即

皆春

曝背倚茅簷垂垂白髮添酒同詩捩廢憂與病相  
兼物理非難料著龜未易占自知真嬾拙不是樂  
幽潛

古來憂道者往往不憂貧已欲循天理心惟濟物  
仁冰霜初入臘梅柳已知春人事難為力林泉獨  
善身

學賦人月圓春季即事二首

年過半百無多病晨起強披衣小窓孤坐派鶯巧  
轉乳燕交飛  
寂憐光景攬梭過了綠暗紅稀連  
朝無柰狂風驟雨斷送春歸

年年花落鶯方到猶解送殘春想應風雨棲遲何  
地送我良辰幸然知止尋幽托跡穩處熬身終  
朝窓外間關對語似伴閒人

辭世

身居浮世上心似浮雲閒悟徹從前事逍遙天地間

慮得集後序

易艮卦之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位者何所處之分也大學經曰慮而後能得得者何事理之當然也世之踰分僭處肆欲妄行取快意於所事而陷身於非義者皆坐於不思不慮之過爾能思而慮則理達分定尚奚僭妄之失哉無錫華伯諄以其先尊公愷翁所撰家訓一帙曰慮得集來謁余序披簡閱之乃知華氏自宋南渡時著姓今已十二世矣雖家故羸于貲其崇儒好禮樂德行義歷世皆然迨伯諄先大父彥清父公愷皆勵志問學所著詩文有黃楊集雜述等篇藏于家伯諄

若干人又能續其先緒刻意儒業信故家世德之傳為有自也其家勸三篇首則序祖宗相傳世次積善起家之由次則公愷自述其幹蠱事親繼承之緒訓示後人則以繩祖武趾前猷敦孝悌興禮讓為事是乃飭子孫脩身謹行者所當然也其於勸稼穡供貢賦務忠厚慎取予是又飭子孫力農報本存心節物者所當然也以至冠婚有儀畧治喪有記要祭禮有習目又皆責成人正夫婦謹終追遠者所當然也無一言而有過分之求無一事而非當然之則其體驗之深思慮之熟示訓之諄貽謀之遠於此可見非有得於大易兼山艮止之象



深於聖賢大學之教其能然乎噫君子哉若人尚  
德哉若人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雖然作之者  
有其父述之者無其子則亦徒焉耳矣何則昔趙  
簡子書訓戒之辭以遺伯魯三年而問之不能舉  
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其於人賢不肖何如也今  
伯諄之昆季乃能寶其先訓守其家法惓惓不忘  
如此其賢於人也遠矣為伯諄子若孫者尚聰聰  
祖考之彛訓永保而世守之哉

永樂乙酉秋八月朔旦鄱陽劉據直方序

書虞得集後

昌黎韓子曰文書自傳道不仗史筆書余讀毘陵  
貞固華處士虞得集而重感焉華氏為堆陽鉅族  
世以尊德樂義相承故處士之立言制行皆切於  
致知力行之事也曰家勸尊祖以示訓忠厚而惻  
怛曰祭禮習目酌古以準今有條而不紊曰冠婚  
儀略尚質而右文豐約而適中曰婦儀之教辭簡  
而意切曰治喪記要量事以制宜固可以垂世而  
立教噫若貞固處士者蓋亦得夫知行兼該之要  
矣豈與世之浮華務外者之所可同日語哉抑韓  
子之以文自傳者歟其子仲諄伯訓咸敦本而尚

質為能守其家法者間以是集鋟梓以廣其傳矣  
其孫思濟復來京師徵言於余竊嘉其體道不惑  
有明切可傳之實而其子若孫繼繼繩繩之不懈  
也故不辭而書于卷末以為敦本力行之勸云  
正統元年龍集丙辰秋九月初吉中憲大夫大理  
寺右少卿雲間沈槃書

題慮得集卷後

慮得集者貞固處士華公愷所述也華出南齊孝  
子寶之後世為無錫隆亭右族繼遷瑛陽衣冠詩  
禮之蟬聯孝友節義之昭著奕世相承務積陰德  
邦之文獻莫或先焉至處士元季兵起間關亂離  
卒能敬承父志克復舊業可謂賢也矣慮後之子  
孫或狃於宴安流於侈靡習於浮薄故述是集以  
示訓蓋有取於大學慮而後能得之旨夫慮之為  
言思也孟軻氏亦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  
則不得也處士之所以克勵勤苦於擾攘之餘復  
振厥家於平定之日非慮而後能得能若是乎觀

其集中所著曰家勸曰祭禮皆目曰冠婚儀略曰治喪記要與凡詩文等篇千言萬語無非欲子孫之讀書好禮務本安分敦朴質去浮華推惠愛斟酌古今自成一家人之軌範其愛之深慮之遠而善於貽謀者何如哉為後人者能誠於是而觀前人之行事究前人之用心思其所以成三者如是之難所以振復者如是其不易克儉克勤尚志尚德庶無負於乃翁惓惓之命則華氏之盛蓋未可量也目其子伯訓求言書以勗之

正統十三年歲在戊辰春三月初吉文林郎知無錫縣致仕永嘉項伍題

題華慶士慮得集後

大江以南浙以西數郡間多富家太抵耻儉而喜奢崇末而忘本以是不旋踵衰落者亦不少獨聞無錫有華氏者敦本尚儉不過為浮靡事故久而孫盛鄉間莫之或先焉余竊怪其能違俗而未知其由也比其華之彥守正甫來京師間以其曾大父貞固先生所為慮得集示余余觀之既乃知其家訓有自來矣貽謀之良繼承之善皆可重哉於戲使其子若孫能迪守而勿失雖百世其昌宜也  
成化七年辛卯歲春二月戊申

賜進士翰林侍

讀安成彭年識

嘉靖壬辰裔孫從智重刊